

南山的韵

□徐向南

南山，其实没有山，却带着些许山里的韵味与情调。

记不清是第几次来大连了，好像每次来都必去的一站，便是南山。

第一次去南山是因为咖啡。作为一个日摄咖啡量一杯的边缘咖啡爱好者，虽然做不到在人前潇洒准确地指出咖啡的品类和优劣，但是也愿意不断去尝试体验不同咖啡店所呈现的滋味与态度。每到一座城市，一定要找上几家特色的咖啡店，也愿意拿出一个午后在咖啡店里度过。而南山无疑是大连的咖啡店聚集之地，不出百步，定能找到一家适合的店，无论大小，各有各的韵味。

在街角的小店里，若是夏日，可选在室外的遮阳伞下，与阳光保持一个亲疏有度的距离；或是择一个大开的窗口，让来自“山”那边或许还带着些海的湿润的微风贯穿身体。选一杯好名字的特调咖啡或者更纯粹的冰美式，再读上一本薄书。之所以选“薄”书，并非书中无厚重的内容，而是读起来无负担，无需带着功利之心。喝咖啡只是喝咖啡，读书也只是读书，不必把它们组合成一个场域的风景，至于自己是否会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别去管也管不了。随时可以把眼神从书里抽出来，可以与店里或街路上的任何人对视，那一刻或许十分美妙，就像两个平行空间突然有了交集，可遇而不可求。于是我的笔下有了新故事，对方的心海里或许也有涟漪。如此的午后，慵懒也悠闲，恣意也畅快。

在艺术馆的顶楼里，也有咖啡店。四面是通透的大玻璃窗，无论选择哪个座位，都能看到风情街上的景致，街上的建筑挥发着各自沉淀的韵味，行人悠然，楼上的看客也悠然。近处没有高楼，在这栋四层的建筑里，已然能观赏尽周遭之景。如此简单便能满足的“掌控”之欲，尤其是在城市里，更显得尤为难得。楼下的艺术馆与咖啡馆是两条通路，不绑定售票，可以各自消费，这也让来此的人，心中多了一分可以让自己“掌控”的畅快。



这一次再来南山，却是偶然为之。因为孟京辉和廖一梅的经典之作《恋爱的犀牛》来大连巡演，而冒着风雨匆匆奔赴这场好戏。这出戏已经演了二十多年，换了多少拨演员，如今看来仍旧有滋有味，二十多年前的看客与二十多年后的看客，各得各的滋味。

就像作为看客的我，再次坐在南山街角的咖啡店窗前，这家店的名字叫——未知。未知，会让人不安，但往往更会让人有期待和憧憬。人的一生，不就是把一个个未知变成已知的过程吗？人因为未知，而有了活着的动机。这么一想，好像“未知”一下子变大了，与人生产生了纠缠。

而我也因为这个名字和店里咖啡的滋味再次坐在了店中。正值季夏，却因台风大雨而失了暑热的气度。也因为这场大雨，把我隔在了“封闭”的咖啡店之中。而这种“封闭”，也是一种随性的选择。窗户上写着一首诗，虽然有那种流行于社交网络的词语堆砌和情感轰炸之嫌，但只这扇窗搭配上窗外的雨色以及窗内的人情，不也是一首诗吗？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我注视着雨打在地上，顺着道路的弧度自然流向两侧的下水道，而道路上很是利落没有积水。颇为感慨，是否当初城市规划者如此的设计也是读懂了南山的韵，得了这座城市的态度呢？自然而然，顺势而为。

榕树的秘密

□肖婉莹

榕树的种子跟别的树的种子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是一粒不规则的实心圆子，就那么一个偶然机会，被丢在一片空地上，像个被遗弃的婴儿。

一场温润的细雨过后，它终于发出芽儿，嫩绿纤弱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样子。同一天也有一粒别的什么树也在空地的另一端发芽儿，榕树有了一个可以远观的伙伴。

一年、两年、五年过去了，榕树缓慢地生长，时间仿佛在它身上停滞，而那棵别的树，每年以几十厘米，甚至几米的速度递进疯长着。幸好，这片空地还没有人认养，否则，榕树可能早被铲掉了。

到了第六年的时候，榕树长成的枝条中间垂下一绦带根须的藤，像一棵连根拔起的小树苗，它极快地向地面生长，一旦触及地面，就狠扎进去。

第七年的时候，那棵别的树，已长到了三十几米，它偶尔会低下头寻找一下它的伙伴。榕树虽然长高长大许多，但仍然固执地延续着自己的习性，继续从枝条上种树苗……

若干年后，一群游人来到这里，看到颀高美丽的那棵别的树，都赞叹不已，用尽世间溢美之词，相机的咔嚓声一直响个不停，像簇拥着一位德艺双馨的明星。

后来，人们都累了，再加上天气炎热，纷纷躲进旁边的一片树林下纳凉。这里的树荫，真深邃，有的地方，连光线都难以透过。树林高处，还有几只别的什么鸟发出悦耳的鸣叫。人们开心极了，几乎每个人都选择了一棵半倾斜的树干靠着，像半倚在摇篮里，多么的惬意，多么的悠闲啊！他们讨论着等阳光褪去后，如何捕捉明星树在傍晚中绰约的样子。可惜树林太密了，密得可以藏匿一支军队，他们几乎分不清是下午还是黄昏，可管它呢。反正白鹳在身边驻窝，浣熊在树头跳跃。

最后，人们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树林，硬着头皮去完成约定的使命。闪光灯又闪个不停，明星树在傍晚中唯美得让人心碎，也成为人们在离开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最美妙心动的回忆。

回到遥远故乡的某一天，人们又聚在一起，观赏分享摄影成果，一张以后面树林为背景的明星树特写，让人赞叹不已，人们围着一遍又一遍地评论观赏，在树林的衬托下，明星树是如此曼妙多姿，美不胜收……

突然，有人尖叫起来：“天啊，你们看啊，后面的那片树林，那根本不是什么树林，其实只是一棵树嘛。”人们闻听，纷纷挤过来围观那张照片，仔细端详甄别，最后他们都发出了同一种慨叹，一座上百根树干组成的树林，曾经供他们歇过脚的人间天堂，其实，只是一棵树，一棵榕树。

不错，就是那棵榕树。

在它生长的前几年里，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储备营养，供养根系，它的根系遍布地下几百米，所以它生长得极其缓慢，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它的根基已经扎得相当敦实。当它正式生长之后，它的枝条就会分离出气生根，长长后再扎根于地，再来壮大根基，而地上的部分已变成坚硬的树干，用来辅助支撑硕大的树冠。如此这般循环下去，多年以后，它已成长为一片方圆百里的树林……

如此简单的道理，正是榕树得以独树成林的大智慧。榕树，一棵树而已，它公开的秘密，也许能给人们一些别样的启示。

土地守望者

(外一首)

□于雅欣

一块土地
犁，走一遍，他走一遍
垄，深刻成皱纹
每一颗种子
都是阳光下的露水
躬身，播种
皮肤跟南瓜一样契合

当天使般的红玫瑰
再一次把阳光拽近
种瓜的人得瓜、种乡愁的人
在异乡瞭望故乡

春风又吹来新绿
我想他脚下的那片泥土
每抓起一把
都会攥出故乡的味

白桦树

挺拔地活着
不是站立，是楔入
在北方以北的苍茫里
一目了然

当日暮在骨骼上
淬炼银白与金黄
你挥动手臂
将沉甸甸的十一月
和整个北方的萧瑟
一并托起
也让背井离乡的人衣襟紧裹
一轮“永恒燃烧的太阳”

日子深一寸
骨节便响一声
是缄默的根系
在大地深处
试穿铠甲

生日祝福



旦逢良辰，顺颂时宜。时值吾儿王子宸周岁生辰之际，愿其一生顺遂无虞，长乐未央，永受嘉福。所盼皆安，所愿皆得。特此登报，记录成长，留存美好！

——爱你的爸爸妈妈